

戴軍書畫集

DAIJUN SHUHUAIJI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主编 沈正路

戴军书画集

沈正路题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军书画集/沈正路主编. —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40-0323-9

I. ①戴… II. ①沈…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279号

出 版 人: 陈高潮

责任编辑: 王炳护

装帧设计: 李 勃

图片拍摄: 王晓良

责任印制: 宋朝晖

戴军书画集

沈正路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3630 (编辑室)

(010) 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 址 www.gmcb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继东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140-0323-9

定 价 180.00元

主编 沈正路

戴军书画集

沈正路题



作者简介

戴军，1965年5月生于济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理事，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国家二级美术师，济南市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五一文化奖”获得者，首届“济南文艺奖”获得者。

作品曾多次入选参展全国美术书法作品展览并获奖，2002年主持设计创作济南舜耕山庄大型刻字作品，2002年、2006年在济南趵突泉公园举办《戴军书画作品展》。2008年在济南美术馆举办《戴军书画展》。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济南名士系列·戴军书画集》，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连环画作品《梦》、《下次开船港》，2003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济南现代刻字艺术》，辑有《戴军书画选》、自作诗集《乐山堂诗稿》等。作品被国内多家博物馆、艺术馆收藏，其传略收入多部辞书。



肯容
命孤
之舟
間隨
鄭意
板鏡
橋漁
詩家
戴勝
庫
興

放旷胸次 写意丹心

李济民

写意一词早在元代的绘画典籍中就已出现，夏文彦《图绘宝鉴》中说北宋僧仲仁画梅“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意在“舍形而悦影”，强调的是略形而重意，主张创作的关键在意的彰显。其实更早的南朝宗炳的“畅神”说，唐张彦远的“怡悦情性”论，宋欧阳修、苏轼的“古画画意不画形”、“笔简而意足”、“意气所到”的主张，都说明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根本所在。

大写意花鸟画自明清以降，一直引领画坛，特别到了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先后将大写意花鸟画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前有四大家雄踞天都，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对前人有所突破，也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然而，在这种情势下，毕竟还有些卓见之士在努力着，他们勤恳耕耘，承前启后，以不悔的艺术实践搭建着超越前人艺术的阶梯，他们的努力是大写意花鸟画发展的希望所在，在为数不多的大写意花鸟衣钵传人中，戴军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翘楚，他的花鸟画语境清新，笔墨隽逸，一派超然出尘的艺术风范，早为画坛所瞩目。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戴军，幼承家学，得到外祖父、著名书法家张立朝先生亲授，又有幸得到了著名书画家王学仲、张彦青、刘鲁生、王企华、魏启后、陈左黄等先生的细心指拨。时值弱冠之龄的戴军便有此得天独厚的际遇，这足以令人羡慕不已。更重要的是，淳正的笔墨文脉和美术院校的正规训练奠定了他花鸟画正确的发展方向。笔墨的淳正是大写意花鸟画赖以延续的根本，而笔墨的关捩在于用笔，用笔尽在书道之中。所以，书法功力的深浅往往成为大写意花鸟画家能否成功的宿命，过了这一关，便能登堂入室，实至名归；反之，即便穷尽一生也只能落入俗品。书法，是决定笔墨高度的关键，是写意语言的本体。反观当下大写意花鸟画坛，为何高手寥落，个中原委，自是不言而喻。作为在书法上有着极深造诣的名家，戴军的笔墨修为自是非同寻常，“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良好的童子功，加上他敏古好求，用志不纷，精勤不倦，而家学渊源的余脉遗风显然也格外惠泽于他，使其文脉相承终成大才，于书于画皆渐成气象，蔚为可观。

中国的书画艺术说到底是线的艺术。笔墨纯正取决于笔法，归根结底是张扬“线”的美性，这也是写意“写”的根本所在。线是最能彰显个性的，它能充分表现出画家情性、志趣和笔法功力。所以，强调“骨法用笔”，为古今画家遵循的不二法门，所谓“用笔千古不易”，无论书法还是画法，概莫能外。戴军的用笔遵循从古法要求的“善行而无辙迹”的要义，迟重而不钝滞、飘逸而不轻浮，浑厚俊朗；笔断而不支离，意连而不胶着，苍润蕴藉，

于舒缓、凝练中从容不迫；于柔韧、萧疏中不失刚健峭拔，挥运之际，尽显他“深情而不诡、气清而不浊”的心中块垒。观他挥毫，心无挂碍，笔墨行间游刃有余，物我之间出入自如，往往笔到形概，形全而神完。那份从容自在的游艺情境充分体征了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感物吟志、乘物游心、借心媚道”的审美情怀和旨趣。

戴军观察自然是体精入微的，他勤于写生，画稿累箱盈室。但他注重的不仅仅是目之所见，更注重的是心之所悟。对物象进行集约、概括与升华是大写意取象得意的艺术手段，这也是艺术家才情与智慧的集中体现。

由于受过正规美术院校的严格训练，戴军不仅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在人物画的创作上也同样颇有建树，他笔下的钟馗、文天祥等形象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自抒胸臆，造型奇诡恣肆，笔墨泼辣豪放，感人耳目，尤为世人称道。

戴军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淡泊、简逸、清旷、率意，很显然这是得自于白阳、八大格调高华、萧散简远的艺术神韵。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在他笔下无不极尽神似而又极尽简练，笔墨于清逸中不失俊健与峭拔；于简净中不无朴茂与丰腴，充满天真烂漫，质朴天成的意趣，这与他纯真赤诚、朴拙孤傲的气质和秉性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一个艺术家所应具有却难以达到的高格调、大气场。“怀抱观古今，深心托毫素”。他的翰墨既是其学识修养的流露，更是其气质品性的彰扬。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精神状态，恰好用来说明戴军的创作风范。

生于乙巳的戴军创作正值高峰期，他的艺术探索和实践涉猎颇广，诗书画印乃至文玩紫砂无不浸淫痴迷，广泛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精华，并以哲学、文学为其艺术创作的宗规，假以时日，必将融会贯通，直入化境，取得更高的成就。

(李济民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著名画家)

学艺自叙

戴 军

下午时光，静谧的斜阳穿过窗子洒在乐山堂的画案上，我默默地整理着外祖父立朝翁的书法作品照片，那一幅幅作品记录着外公的生命轨迹，那浑厚道媚的墨线一笔笔勾勒出了外公的艺术人生。光阴荏苒，那个在他膝头玩耍，抓着毛笔涂鸦的孩童，现在也已过不惑之年，匆匆间我们已两世相隔三十个春秋了。倚案点起一支烟，任思绪随袅袅的烟雾慢慢涌溢……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一，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书法家张立朝先生的家里举家欣喜异常，立朝公在家里门后的小黑板上一连写下了“玉、青……”等几个名字，我父亲选了“玉”字，于是我便有了“戴玉”这第一个名字。后来长大后听妈妈说：你姥爷喜欢男孩儿，你又是第三代的头一个孩子，自然当宝贝似的宠着，所以取名“玉”。我上小学后，自己总觉得“玉”象个女孩儿名，于是在少不更事的我的强烈要求下，母亲无奈给我易名“戴军”，不过直到现在，我的至亲长辈们还是唤我作“戴玉”。

小时候，外公给我的印象是既严厉又慈祥，即庄重又幽默。他对外人一团和气，对家人却非常严厉，家里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有时我跑到他屋里，他会招招手唤我偎在他的膝前，哄我说话，临走还塞我手里一个苹果啥的。我兴奋的举着给妈妈看，妈妈也高兴得说，你姥爷今天心情很好！我外公是齐鲁书法名家，常常看到他在南屋里写字的身影，他有方印章刻的就是“十日九挥毫”。桌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砚台，每天要研满满的一池。有时，看见舅舅们帮他研墨，我便也凑上前跃跃欲试，舅舅便递给我，教我研墨，渐渐便入了门，可终归人小力薄，有次一下子按翻，墨汁溅了满桌满手，正巧外公进门看见，哼了声说道：研得还不如瞎的多呢。不过看他眯着眼满脸笑意，怕是没有真得责怪我呢。

外公是名人，家里整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谈笑“多”鸿儒，往来“有”白丁。受家庭熏陶，我的三个舅舅分别精擅书画雕塑，我父亲也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国画系，可谓书画世家。全家不论男女老幼，写好字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上学后，便也拈管临池，写外公的字帖，写神策军碑，写颜勤礼碑。日子一长，渐渐觉得有些乏味。后来见长辈们在外公的指导下执刀刻印，觉得十分有趣。但他们的刀、石是万万摸不得的，于是只好用蜡块刻，用砖头刻，用肥皂刻，以至家里的肥皂常常不翼而飞。后来同学送我一块巨大的莱州滑石，锯成若干小块，一一刻之，并趁大人们不在，偷偷钤于纸上，颇为得意。一次偶被外公发现，心惶惶然。外公凑上来端详了许久，问：“谁替你写的印稿？”我怯怯得答：“自己。”外公便眯起眼，微笑着夸道：“唔～还有点汉印味道呢！”我当时心里美得不得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刻印的同时又迷上了名著《水浒传》，囫圇吞枣地读了几遍，书中的插图是陈老莲画的，很是喜爱，便一一描摹下他的人物绣像三十余幅，又东拼西凑加造改，凑成一百单八将，并涂上颜色。妈妈看了说：“你姥爷画画画得好！等给你姥爷看看。”于是拿给外公看，外公大喜！仔细得逐张地看，并提了些修改的意见，说：“等你大了给你找个老师！”于是我的小书包里从此多了厚厚的一叠“英雄好汉”，上学时拿到同学之间传看，后来被他们瓜分一空了。不过外公的这次褒扬却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并使我最终走上了学习艺术的道路。

上初中时，我们省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聂耕先生看我喜欢画画，就让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课余时间学习绘画，常常画到天黑。父亲见我学画热情日益高涨，便请他的朋友张玉林老师教我画素描，张老师是著名的雕塑家，素描功底深厚严谨，在他细致严格地指导下，我走上了正规的学画之路。学素描的同时，父亲又把我送到油画家路璋那里学习彩画，路璋老师是山东艺术学院的教授，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当时在工展馆的斗室成了我常常栖身出入的地方。路老师和家父也是好朋友，他偶尔来我家找我父亲，听他们的谈话中，好像对我也颇多赞许。到了高中，学校的教务主任是画家刘鲁生先生的夫人，经她介绍，我同时跟随刘鲁生、张彦青、王企华、朱学达、彭昭俊、孙敬会等先生学画，他们也都是家父的老师或同学。有趣的是王企华先生不仅教我花鸟画，还教我山水，原来他早年也是画山水的。朱学达先生并没有教书法，而是和孙敬会先生一起教我人物画。这些难得而幸运的经历使我受益终身。

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美术院校，在校期间系统的学习了各门绘画基础，并先后去各地写生、采风，画稿竟也累积了不少。忘了什么机缘，又和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通信近两年。王老每次来信都是细心解答我提的问题，字里行间透出老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教诲，并介绍我向于希宁先生学习，这大概算是最早的函授吧。当时著名画家李波、曾宪国老师在学校任教，除了正课时间，我们几个爱好国画的学生平时也常常去老师家里看他们画画讨教，几年下来，画艺日进。期间在青岛写生时邂逅刘海粟大师，在美术陶瓷厂观摩吴冠中先生画画，都是终生难忘的事……

指间的香烟灼痛了手指，窗外的斜阳渐渐落下，思绪回到当下，看着案间外公遗迹的照片，就象再次聆听着他的教诲，可以告慰他的是我直至今日也没有放弃对书画的爱好和探索，这大概也是外公寄予我的最大的期望吧。

《香雪》 180cm×95cm (2008)



《桃之夭夭》 136cm × 56cm （2006）



《太湖石系列》 97cm×90cm (2008)



《太湖石系列》 97cm×90cm （2008）